

高污染 零纳税

现代牧业湖北通山遭遇逐客令

□本报记者 刘兴龙 任明杰

在湖北省通山县政府和现代牧业承诺2015年7月底前将奶牛全部运走并关闭牧场之后,12月2日,围堵大门半月之久的村民已经散去,通山牧场搬迁工作正式开始。

中国证券报记者调研发现,这是一场早已注定的纠纷。2008年选址时,现代牧场看中了山清水秀的通山县九宫山地区,然而沟壑地形、人口稠密、耕地紧张等自然条件,却让建成后的牧场深陷环境污染的泥淖。更深层次的矛盾则在于,现代牧场仅在当地畜养奶牛,而没有加工环节,无需在当地纳税,这导致当地提供大量土地和廉价劳动力而得到的经济利益微乎其微。

尽管“围堵门”事件以承诺搬迁而暂告一段落,但现代牧业力推的“万头牧场”模式依然饱受质疑,中国规模化奶牛养殖的路径仍然处于探索的初期。

选址图美景埋下隐患

远处青山绿水,近处牛粪成堆——中国证券报记者在湖北省通山县九宫山镇碾中村看到,建在青山绿水旁的现代牧业通山万头牧场与周边的美景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一场不可避免的冲突从2014年11月16日开始爆发,通山牧场遭到了当地村民的围堵抗议,至11月30日村民逐渐散去,围堵行动整整持续了15天。当地村民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参与围堵行动的村民来自通山牧场周边的13个村庄,主要起因便是通山牧场给周边村民造成了严重环境污染。

“2010年牧场建成的第一年还没什么事,但从第二年开始就散发出臭气,尤其是每天的早上和晚上更加严重。他们的每个牛棚都会用两个很大的排气扇往外排臭气,我们在家从来都不敢打开门窗。而且,他们四处倾倒牛粪,很多良田白白被毁了,有些倒在河边的牛粪一发大水就被冲进河里,脏得不行。再就是这几年蚊子和苍蝇特别多。”碾中村的几个村民你一言我一语地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诉说道。

在通山牧场办公楼的一楼大厅,中国证券报记者从“现代牧业全国牧场分布图”上看到,通山牧场是现代牧业22个运行牧场和15个在建牧场版图中的一个。通山县一位政府官员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2008年,现代牧业负责人在通山县选址考察时,一眼看中了山清水秀的九宫山,“除了风景秀丽,九宫山镇层峦叠嶂的自然环境还有利于防止疫情。而且,通山牧场所在的位置紧邻106国道,处于杭瑞高速和广大广高速之间,便于牧草的运入和鲜奶的运出。”

但是,现代牧业当初的选择如今看来却是一个败笔。“九宫山属于沟壑地形,空气不易流通,养殖场产生的气味很难通过自然风消散。同时,九宫山平原耕地较少,现代牧业厂区直接与耕田、民宅接壤,加剧了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上述通山县官员表示,追根溯源来看,现代牧业当初选址时缺乏详细的规划,既没有与耕地和居民保持合适的距离,也没有规划足够的草料养殖、废物处置区域,增加了生产成本和环保压力。

据当地村民介绍,自从2008年投资建厂以来,针对现代牧业的牧场,曾经发生过多次抗议事件。“从2011年开始,就经常有村民去通山牧场的办公室‘泼粪’,让他们也闻闻牛粪的臭味。我们也向当地环保局投诉过好多次了,但他们每次过来看一看就走了,无济于事。”一位村民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深层矛盾是利益纠葛

在通山牧场的门口一侧竖立着一块自牧场建设之初就在那里的巨大的牌子,一面写着“展示现代农业风采,带动千家万户致富”的16个乳白色大字,另一面的“通山县九宫山万头奶牛现代牧场简介”中写道:“该项目建设期为10个月,项目建成后,可年产鲜奶5.8万吨,年产沼气350万方,年发电量52万千瓦,年产固体有机肥5万吨,年产业态有机肥14万吨,同时以九宫山镇为核心建2万亩玉米青储饲料基地,以带动周边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助推通山畜牧业产业化发展迈上新台阶,使通山早日实现脱贫奔小康的目标。”

然而,通山牧场建成后,周边的村民却发现,通山牧场非但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发家致富的机会,反而带来了挥之不去的噩梦。

通山牧场的工人大多来自周边村庄,多数是牧场对面碾中村的村民,但中国证券报记者在走访中却发现,即使是在牧场工作的村民也对牧场抱怨连连。“我们一个月上半个月的班,一天工作8个小时,一天的工资是100元钱。”12月2日中午,在通山牧场门口,正要上班的王大婶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但是,里面实在太臭了,这点工资很不值,很多人来了工作没几天就受不了走了。但我们都60多岁的人了,不在这里干活还能去哪?能挣点就挣点,忍着吧。”

在通山牧场的后面,李大爷指着被大片牛粪覆盖的空地中央的一根黑色管道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那根管子就是现代牧业的排污管,每次排放牛粪的时候简直跟下雨似的。这里本来都是大片的良田,以前都是种水稻的,现代牧业来了之后,大片的良田被租用之后就破坏了,而我们每亩地每年拿到的租金只有400元钱。”

当地一位政府官员也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当初现代牧业来的时候,说是会购买周边村民从山上收割的牧草,但后来发现这些牧草只能喂养肉牛,而无法提供奶牛所需要的营养,于是通山牧场的牧草都是外运而来,周边村民并没有因为现代牧业的到来而增加多少收入。

与此同时,就地方政府而言,通山牧场对于当地经济更像是一块“鸡肋”。

通山县地处鄂东南边陲,幕阜山脉中段北麓,全县面

随着牧场规模的不断扩大,现代牧场与周边群众的矛盾日益激化。尽管现代牧场当初承诺“零污染、零排放”,生产过程中却很难做到。按照近期的生产情况,现代牧业通山牧场每天产生的牛粪等废物多达800吨左右,不仅造成周围空气质量下降,大量废物的处置压力也非常大。

“现在总算能从牧场的大门正常出入了,前段时间村民们把牧场的大门都用铁链锁上了,我们只能从传达室的窗户跳进跳出。”在湖北省现代牧业通山牧场工作的小王拿出手机给中国证券报记者播放前几天晚上自己用手机拍摄的视频。

通山县政府在最新做出的承诺中表示,将保证落实现代牧业通山有限公司在2015年7月31日前将奶牛无条件全部运走,并关闭牧场;同时保证落实在一个月内存走4000头青年奶牛。同时,现代牧业也做出搬迁的承诺,即日起在一个月内运走4000头奶牛,以后每月分批次运走干奶期的奶牛,在2015年7月29日前运走全部奶牛,并关闭牧场。

12月2日下午中国证券报记者前往通山牧场实地调研时,通山牧场办公室主任程霜表示,搬迁在当日下午已经开始。记者注意到,当日有多名通山县环保局和畜牧兽医局的工作人员在场。

“11月16日出事后,我们畜牧兽医局的多名工作人员已经在牧场蹲守了半个多月,很重要的就是要做好牧场的疾病防控。12月1日,通山公司死了8头牛,12月2日大概也死了7、8头牛,我们需要通过检测了解奶牛的死因,分类进行处置。”通山县畜牧兽医局主任科员成厚然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按照各级领导的要求,政府要兼顾企业的合法利益,在企业答应一定期限内迁牛的前提下,确保“牛出料进”,把企业的损失降到最低。

除了在村民围堵期间因草料不能进入而造成大量奶牛死亡以及鲜奶倒掉造成的损失外,现代牧业做出搬迁承诺无疑将面临更加巨大的损失。通山县一位官员介绍,目前现代牧业通山牧场的奶牛正处于产奶的高峰期,有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其每日产奶量约为70—80吨,2014年下半年每日产奶量已经提升至160—170吨。“在建设多年之后,青年奶牛逐渐进入3—5岁的产奶高峰期。可以说,现在正是牧场产能最好的时候,现在搬迁非常可惜。”

积26.8万公顷。在这个群山环绕的小县,耕地显得十分宝贵,常用耕地面积只有14365公顷。

“我们这里是贫困县,耕地面积少,粮食产量有限,因此畜牧业并不算非常发达。”成厚然介绍,该县畜牧业以养猪为主,2014年生猪存栏量约为18万头;牛存栏量约为3.98万头,其中奶牛存栏1.09万头,都是由现代牧业通山公司养殖。“我们当地只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有过散养的奶牛,不过数量非常少,产量也很低。2008年,现代牧业牧场作为重大招商引资项目进入通山县之后,我们的奶牛养殖业才真正发展起来。”

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一家现代化畜牧业企业,现代牧业不仅带动了通山县的农业发展,还吸引了外地人的目光。成厚然介绍,畜牧兽医局每年都会接待7、8次学习和考察的项目,既有武汉周边县市的政府官员,也有来自外省的企业代表。“现代牧业通山公司曾经是我们集约化养殖的标杆,在产生经济规模效应的同时,又能很好的控制疫情,以及拥有很好的品质。”

现代牧业在通山县畜牧业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2014年预计当地畜牧业总产值为7.8亿元,其中现代牧业通山公司产值约为2亿元。然而,一个尴尬的事实是,与产值贡献相比,现代牧业给当地带来的经济利益却微乎其微。这导致当地政府对这家大型畜牧业企业的态度有了非常微妙的变化。

现代牧业只是在通山县进行畜牧养殖,而按照国家规定,奶牛养殖没有税收,当地并没有分享到现代牧业奶源扩张带来的好处。“现代牧业生产的鲜奶都是运到武汉进行加工,由于我们当地没有加工环节,所以地方税收收入几乎为零。”通山县一位官员感叹,当地提供了大片的土地、廉价劳动力,配套基础设施也投入不少资金,但是在造成污染的同时,却没有得到经济方面的回报。

地方政府对现代牧业的微妙态度并不是孤例,去年10月份中国证券报记者前往同样是推崇万头牧场模式的澳亚牧业位于东营市的万头牧场进行调研时,当地一位官员也抱怨说:“按照国家政策规定,农业企业是享受免税政策的,澳亚牧业不但没给我们贡献多少财税收入,反而大大增加了我们这里的环保压力和防疫压力。”



CFP图片

“围堵门”大事记

★**11月16日** 现代牧业通山牧场周边的碾中村等13个村村民开始围堵通山牧场大门。

★**11月17日** 通山县环保部门和通山牧场共同承诺,2015年1月底前陆续调出2500头奶牛,将奶牛的总体数量控制在7000头;停止在九宫山镇辖区内沼液还田工作,对病死牛做无害化处理,对恶臭气体采取防治措施等。如在2015年5月31日前未达到以上承诺,牧场将在2015年6月1日后四个月内将奶牛无条件全部运走。

★**11月23日** 通山县政府承诺,在2015年5月31日前如果现代牧业(通山)有限公司没有按照2014年11月17日向九宫山镇群众兑现市级环评批复(验收)要求,将依法采取措施,督促现代牧业(通山)有限公司在2015年6月1日起的四个月内将奶牛无条件全部运走,并依法关闭。

★**11月26日** 通山县政府再次承诺,自2014年11月26日起的一年内确保现代牧业(通山)有限公司所有奶牛全部迁出通山。

★**11月27日** 通山县县长胡娟前往现场对村民进行劝导,承诺将迁走牧场,并希望村民能放行牧草运进牧场以避免奶牛死亡,仍未果。

★**11月29日** 通山牧场再次作出承诺,即日起在一个月内运走4000头奶牛,以后每月分批次运走干奶期的奶牛,在2015年7月29日前运走全部奶牛,并关闭牧场。通山县政府也承诺,将保证落实现代牧业(通山)有限公司在2015年7月31日前将奶牛无条件全部运走,并关闭牧场,保证落实一个月内运走4000头奶牛。

★**11月30日** 围堵通山牧场的村民陆续离去,通山牧场恢复正常生产。

★**12月2日** 通山牧场开始正式搬迁奶牛工作。(任明杰 整理)

“万头牧场”模式弊端

不仅是“围堵门”事件,现代牧业近一时期还接连陷入“污染门”、“病牛门”事件。

11月初,安徽省肥东县环保部门因现代牧业旗下子公司现代牧业(肥东)有限公司的环境违法行为向其开出10万元的罚单,并全县通报。几天之后,现代牧业宝鸡牧场又因私自出售42头带病奶牛遭到动物检疫部门和公安机关的调查,并引起轩然大波。被牵连其中的陕西犇犇牧业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该公司将起诉现代牧业进行索赔。

“不得不说,接二连三发生的‘污染门’、‘病牛门’、‘围堵门’,不光使现代牧业前景成疑,也使现代牧业代表的‘万头牧场’模式走到了十字路口,其未来去向充满了不确定性。”乳业专家宋亮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资料显示,现代牧业成立于2005年9月,并在“公司+奶农”模式如火如荼的当时,颇具前瞻性地开创了“万头牧场”的养殖模式。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后,“公司+奶农”的模式被摒弃,规模化养殖被鼓励,现代牧业的“万头牧场”模式受到前所未有的推崇,并于2010年11月在香港上市后得到资本市场的捧场。

现代牧业“万头牧场”模式的成功也引来伊利、蒙牛等国内乳业巨头纷纷效仿,短短几年,“万头牧场”已遍布全国。在今年9月举行的第五届南方奶业论坛上,国家奶牛产业体系首席科学家李胜利指出,目前万头牧场数量达到38个,在建16个,存栏奶牛45万头。去年下半年至今,已经有百亿元资本布局国内上游奶源。

近期通山县向上级单位提交的一份实验室检测报告显示,现代牧场通山公司在动物疫情预防控制方面达到了国家的各项指标。其中,近三年奶牛的布氏杆菌病、结核病样本送检合格率达到100%,A型、I型口蹄疫样本送检合格率也均在86%以上。成厚然表示,抛开环境污染的因素,从动物疫病预防控制和动物卫生监督的角度来看,现代牧场的集约化养殖模式肯定是值得推广的,无论是产奶、储存等生产环节,还是疫情防控等,都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管理体系。

尽管通山牧场即将搬迁,但通山县畜牧管理部门依然认为,现代化畜牧业发展模式依然是大势所趋。在2015年重点工作中安排中,通山县提出,将着力推进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和信息化,进一步增强禽畜综合生产能力,保障饲料和畜产品质量安全,为全县在现代农业建设中率先实现畜牧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不过,在“万头牧场”如火如荼发展的同时,质疑声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乳业专家王丁棉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发展万头牧场存在很大的投资风险,包括奶牛病疫情的防治,奶牛场的牛粪牛尿污水废水废渣的环境污染,饲料供应的有效保障,项目建设对投资者造成的财务压力,以及政策因素、市场因素等。与之相呼应,宋亮认为,随着“万头牧场”的迅速发展,这些隐患必将逐步暴露出来,当下现代牧业负面消息不断正是这些问题的充分暴露。

“中国的奶牛饲养不能片面追求‘万头牧场’,应该遵循适度规模化的原则,也就是要实现奶牛养殖与当地自然禀赋的结合,达到奶牛养殖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相平衡的规模化。”宋亮表示,“对于规模化养殖,饲料最基本有60%要来源于当地,如果大规模养殖厂不能跟当地的自然禀赋很好地结合,大规模养殖就不经济。而且,大规模养殖场对管理水平要求极高,国内目前大规模养殖场的管理人才十分匮乏。”

规模化养殖路径探索

事实上,在中国,奶牛的规模化养殖之路一直处于探索之中。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为加强监管,保证奶源质量安全,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大力推动规模化养殖,并逐步形成了奶企自建牧场、规模化牧场、养殖小区三种规模化养殖的形式。河北省更是从2008年10月便开始采用政府补贴和提供银行贷款的方式,鼓励社会资金兴建奶牛养殖小区。

但是,规模化养殖在经过5年的突飞猛进之后,其弊端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逐步暴露出来。2013年下半年,国内陷入到前所未有的“奶荒”之中。为此,中国证券报记者曾远赴山东、内蒙古、河北等奶源基地进行了为期半个多月的调研。在内蒙古,记者看到,因为收购价太低,奶农纷纷卖牛宰牛,奶站无奶可收被迫关门,规模化养殖远远不能弥补奶农退出留下的空白。而在养殖小区流行的河北,奶业协会秘书长袁运生也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养殖小区解决了统一挤奶的问题,对提高奶源质量有一定促进作用。但是,养殖小区说白了还是‘集中散养’,养殖方式依然粗放。”

如今,以现代牧业为代表的“万头牧场”模式又屡屡出现问题,中国的规模化养殖到底该何去何从?“从世界发达国家经验来看,其奶业发展都经历了奶牛存栏量不断下降的过程。比如说,1944年美国奶牛存栏量在2000万头以上,可现在仅930万头,但牛奶总产量却从4000多万吨上升到了8000多万吨,因为单产提高了。当下中国散户的退出和规模化养殖的发展放到历史的角度来看,也是结构调整的一种必然趋势。”李胜利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规模化养殖是历史的大势所趋,其方向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要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乳业的规模化养殖路径。

“无论是新西兰、美国,还是欧洲,奶牛养殖都是以家庭牧场为主。而中国除了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外,以农户为主体发展家庭牧场相对于企业也有先天优势,因为农户有自己的土地,也有一定的饲料来源,在价格波动时抗风险能力要比企业强。中国的土地政策和环境政策也决定了家庭牧场会成为将来规模化养殖的主流。”内蒙古农牧科学院总畜牧师、奶业协会常务理事金海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实际上,在“万头牧场”于全国快速扩张的同时,“家庭牧场”也正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发展起来。中国证券报记者在河北调研时发现,很多家庭牧场正从养殖小区中“孵化”出来,在散户大量退出的同时,大户通过收购散户卖掉的奶牛进一步壮大。行唐县东安乡奶农刘建辉,便在2012年11月份一下子收购了多个散户卖掉的50多头牛。

“不得不说,中国规模化养殖的路径仍然处于探索的初期,无论是‘万头牧场’还是‘家庭牧场’都会长期存在下去,到底谁会最终胜出或许会随着市场发展的变化逐渐清晰起来。”宋亮表示。

通山牧场事件最终以承诺全部搬迁而暂告消停,但现代牧业因此造成的损失却在资本市场上引发估值分歧。

德银对现代牧业维持“沽售”评级,他们认为,搬迁将影响企业生产能力,并会增加废物管理成本和资本开支;而且,通山的搬迁可能只是一个开端,其他牧场是否出现连锁反应将成为新的风险因素;另外,品牌形象能否在近期负面报道中避免受损也成疑。

瑞银则对现代牧业维持“买入”评级,他们表示,从现代牧业管理层了解到,公司与下游客户的合同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除了倾倒原奶损失约人民币600万元收入外,牛群与设备搬迁的费用以及部分设备不能搬迁的损失很可能是微不足道的;而且,此次事件是独立事件,其他地方不会发生同类型事件。

通山牧场后面被大面积污染的田地